

漢語綜述

李家樹
陳遠止
謝耀基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99, 2004, 2009
1999 年初版
2004 年第二次印刷
2012年第三次印刷

ISBN 978-962-209-484-0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
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良有印刷廠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壹	緒論	1
貳	語音	11
叁	詞匯	41
肆	語法	95
伍	文字	163
陸	結語	209
	後記	217

壹 緒論

1.1 現代漢語的特性和運用

現代漢語和方言

顧名思義，現代漢語即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共同語就是一個社會全體成員通用的語言，所以叫做“普通話”，也稱為“國語”。它的形成是語言隨著社會統一而統一的結果。一個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達到高度統一以後，各方言區人們的交往必然日趨頻繁，這時候迫切需要一種統一的語言來充當交際工具，而共同語以一種方言為基礎，逐漸傳播到了全國各地，成為各方言區之間共同使用的語言。

以往二千多年漢語書面語跟口語脫節，因此，形成了“文言”。五四白話文運動以後，口語和書面語統一起來，文言遭受淘汰，變為“白話”，現代漢語說的就是白話。

一九五五年十月間舉行過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以來，現代漢語的具體內容就是“以

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¹

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方言繁雜，普通話肩負了溝通各方言區的重要任務。懂得說普通話，有助於提高語文水平，因為普通話跟書面語比較接近，我手寫我口，可以減少其他方言的干擾。

這不是說要禁絕方言。方言區內不能說普通話的人依賴書面語交流，是現在以至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實。以香港為例，九七回歸以後，香港跟中國大陸的來往越來越頻密，普通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普通話和流行於香港的廣東話(以粵語為主)之間，是民族共同語和方言的關係，無疑有主從之分，卻沒有高下之別，普通話有時也從方言汲取養分來增加表達能力。在方言區推廣普通話，須循序漸進，不能倚靠行政命令而雷厲風行地執行的。

漢語語音、詞匯、語法的特點

漢語的元音佔優勢，再加上聲調的抑揚變化和音節的長短配合，使得漢語極富於音樂性，不僅韻文要講究聲律的和諧，散文也要求鏗鏘有聲，琅琅上口。諧協的音節，予人穩定、均衡的感覺；靈活的奇偶間隔，又可加強語言的節奏感，避免單調、板滯。掌握漢語的音樂特性，可幫助漢語作語音上的美學安排。例如從音色、音高、音長各方面，通過選配雙聲、疊韻、疊音字詞以至押韻、配置平仄、安排音步等不同手段，來增強語言的表達效果。

為了能夠表達比較豐富細緻的意義，現代漢語語詞由單音節走向雙音節。其實，漢語語詞富於彈性，可以為單音，可以作雙音，但在選用、搭配和組合成語句時，很大程度受漢語要求對稱、平衡的制約。一般來說，語句音節勻稱，才容易上口，語感才取得平衡。如“戒驕戒躁”、“力戒驕傲”裏的“驕”和“驕傲”，意義雖然相同，卻由於音節不同，就不好調換，因為“戒驕傲戒躁”、“力戒驕”破壞了均衡，唸來拗口。同樣，“我把這個難忘記的故事埋在心底”、“西安是中國的一座古首都”，讀起來彆扭，要把“難忘記”改為“難以忘記”或“難忘”，把“古首都”改作“古都”，結構形式和音節才得均衡。單音節配單音節，雙音節配雙音節，是協調語音的基本格式，而兩個音步四個音節，更予人以平穩的感覺，成為現代漢語普遍的節奏傾向。漢語裏四字格成語的大量運用，如“粗心 | 大意”、“心花 | 怒放”、“烏合 | 之眾”、“墨守 | 成規”等，也正好表現出漢語這種獨特的兩個音步四個音節“一分為二”的音樂性。

漢語語法的特點表現了漢語的意合性。“意合”跟“形合”相對。在形合化的印歐系語言中，組詞成句靠形態變化而一目了然，遵從這些形態變化規則即可組成合規格的句子。意合化漢語語言單位的構成、組合，不注重形式上的標誌，而依賴於構成成分之間的語義關係和搭配。即是說，漢語的意合性容許語言單位在語義能夠搭配的原則下互相結合，免受形態的約束，使語言的表現形式富於彈

性。如“天氣好——好天氣”，語序變動，結構關係有了改變，但語義基本不變；“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法無可恕，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法無可恕”，語序變動，結構關係沒有改變，但語義有微妙變化：前者由褒而貶，後者由使犯人稍寬心而更為憂心，因為他面對的判詞是“法無可恕”。利用虛詞，也可以改變結構關係和意義。如“弟弟把妹妹打哭了”，改“把”為“被”，施受關係和意義就完全相反。“賣東西”是動賓關係，陳述一種行為；“賣的東西”是偏正關係，陳述的對象是“東西”；“賣東西的”是名詞性“的”字結構，概括表示賣東西的人或物。利用語序、虛詞，可以表示各種結構關係和意義。

中國人的思維善於融匯語句內部各要素的語義關係，並且結合語句外部的語義組成句子(如語境、交際雙方心理因素等)，從整體去理解語句所表達的意義。有時不能從形式邏輯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漢語。例如“養病”、“救火”、“曬太陽”、“恢復疲勞”、“打掃衛生”、“我的錢比你多”、“街上好不熱鬧”、“一鍋飯吃三十個人”等，都是違反事理、不合邏輯的，但在漢語裏就廣為接受，並且普遍使用。

漢語不注重語法形式上的完整，只求“辭達而已”，因此，以簡潔為重。漢語的簡潔性，可讓句子的各種成分，在不妨礙意義的理解下，能不用的就盡量省去不用。前人嘗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又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以為語文學習是一件“神而明之”、“雖在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事，主要因為漢語是意合法的組織形式，它的語法是沒客觀化的主觀語法，是一種心理實體。²

漢語文字的特點和傳意

經過隸變和楷化的漢字儘管大大減弱了字形表意的直觀程度，但是佔漢字極大比重的形聲字的形旁仍然在表示字義的類屬方面起著一定的作用。同表音文字相比，現代的漢字仍然屬於表意性質的文字。

作為記錄漢語的符號，漢字短於表音，長於表意。由於字形、字義緊密聯繫，漢語傳遞的信息就其內部性質而言，是具有確定性和明晰性的，很方便人們正確理解語義。傳遞信息時抓住漢字“以形見意”的特點，不難收到一定的效果。

根據漢語的特性把中文寫好

由於中文在抽象觀念的說明方面沒有外國語文那樣的明晰、準確，不少人把提高語文能力看作一件只可聽其自然，任其浮沉的事，最多叫人多讀多寫，學習模擬別人如何遣詞造句，慢慢去掌握中文的結構規律而已。

透過多讀多寫，固然可以提高說、寫的語文水平，但這服藥旨在固本培元，功效不會立刻顯露出來。如果能夠了解漢語的特性，並且針對、配合這些特性把中文說好、寫好，那效果反而是立竿見影的。

語文學習以至語文運用能力的鞏固，不可能停留在自己摸索的階段，而須要講求有效用的方法。事實顯示：語文水平的提高，在於對語文的認識和實踐是否已從感性提升到理性的地步。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了漢語的特性，就好像有了一把銳利的工具，說起來、寫起來自然得心應手。

1.2 漢語規範化的標準

向其他成分汲取營養

現代漢語的構成，不是朝夕之事，它是古代漢語的發展。古代社會雖然跟現代社會不同，古代語言跟現代語言也不一樣，但現代漢語隨著漢族社會的發展從古代漢語發展而來，古代漢語毫無疑問是現代漢語的泉源和基礎，兩者存在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歷代漢語許多富於表現力、有生命的語詞以及許多精煉的語法形式仍保留在現代漢語裏，對現代漢語的發展又起著一定的作用，促使現代漢語的內容更豐富，表達能力更高。白話跟文言如果完全脫離關係，容易變得蒼白、貧血，因為它從此失掉母體所供給的培育和滋養。現代漢語跟古代漢語不是對立的；反之，它要吸收古代漢語中有用的成分來豐富自己。

現代漢民族共同語以北方方言為基礎，但也要適當地吸收其他方言中有用的成分。方言是指只流行於某個地區而沒有在全民範圍內普遍通行的語言。由於漢族社會土地

遼闊，人口眾多，原來統一的漢語逐漸在語音、詞匯和語法方面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現象和規律。但是，方言跟共同語之間不存在一條絕對的鴻溝。方言生動活潑，比較適宜表現實際生活，共同語在發展和形成的過程中，為了表達上的需要，都會把方言裏的有用成分集中和吸收過來。民族共同語對各地區的方言來說，是起著核心作用的，並不排斥其他方言。

世界上每一種發展中的語言，都有充分的吸收功能，現代漢語也不例外。由漢語的歷史看，漢民族跟別的民族來往，是很廣泛而複雜的；漢民族共同語借用外來成分，也是多方面的。到了近代，漢語不但吸收外來詞，也吸收外來句法。只要把明、清的白話小說跟五四或現代的白話小說比較一下，就會發覺其中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詞和新句法。世界上各種生命力強的語言，都在互相影響、模仿，適當地吸收其他民族語的語詞和句法上的形式，實際上是需要的。現代漢語的具體內容，還包括“語言融合”的事實，並不是想像中那樣富於局限性的。

不可要求淨化

香港社會的語言環境頗複雜，它基本上是雙語社會：共同語是中、英文，而社會日常用語是中文。但是，社會日常用語的中文，口語又以方言的粵語為主，造成口語和書面語分離的局面。由於社會和教育環境的影響，學生無論說話、寫文章都不免受英語和粵語的干擾，再加上沒有

良好的中文基礎，分辨不了文言、白話的差別，以致說出或寫出一些不中不西、文白夾雜、方言俗語亂用而為人詬病的“港式中文”。有些人談到“漢語規範化”問題時，要求學生寫純淨的中文。他們針對句子裏的文言、方言以及外來（特別是歐化）成分，以為必須根除。當然，過度歐化、方言化或文言化的句子，終不免成為行文之累，可是，中文是否可以做到淨化的地步呢？從語言發展的趨勢看，每一種活著的語言，都從其他成分汲取營養，來加強自己的表達能力。我們認為“漢語規範化”，只要注意合不合規範的問題好了，不必也不可能要求淨化。

放寬標準，不表示漫無標準。漢語吸收文言、方言以及外來成分依然受到本身內部發展規律的限制。總而言之，淨化的中文不能代表規範化的中文；淨化的中文是死的、蒼白的，規範化的中文是生的、活潑的。³

語音、文字也要約定俗成

漢語的規範化，就是根據漢語的發展規律來確定和推廣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的標準，以便進一步發揮漢語的社會交際作用。

語音隨世轉移，其中的演變有許多不規則的情況，我們不能泥古，捨棄活在人們口頭裏的今音，去恢復已經死去的古音，否則日常用語就失去了交際的功能。以香港通行的粵語為例，我們容忍“獅吼”的“吼”唸“敲”、“駢文”的“駢”唸“平”，也容忍“鼓吹”的“吹”不唸“趣”、“提倡”的

“倡”不唸“唱”；我們卻不能接受“塑”唸“朔”、“茜”唸“西”、“酗”唸“凶”、“涮”唸“刷”。正音問題很簡單，容不容忍或接不接受某個語音，一切以羣眾基礎為依據。“錯讀”既為人人接受而變成“俗音”，我們就得予以合法地位。

但是，把字音隨意唸錯，目前已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語文教育工作者面對這個現象，要站穩立場（當然不能矯枉過正），在“錯讀”還沒有約定俗成，廣為接受以前，就把這些“錯讀”糾正過來，以免無所適從。“習非勝是”只是接受前人留下來的、確乎不可拔的錯音和錯讀的一個無可奈何的理由；當“非”沒能勝“是”前，這個“非”還是要改過來的。⁴

漢字到了現代發展為繁體和簡化兩個系統，分別在不同的華人地區使用。漢字在日常使用中，卻出現了不少異體字，為閱讀和書寫增加了難度。為了不妨礙信息溝通，如語音講求正音一樣，文字也談正字問題。

1 參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重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頁9-17。

2 林紀誠〈語言與文化綜論〉說：“漢語的這種文化特徵，和漢民族在哲學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論證，在藝術上主張‘神似’的悠久文化傳統是分不開的。”（顧嘉祖、陸昇主編、鄭立信副主編：《語言與文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0，頁11）啟功〈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舉例說：“這不但在古漢語中出現，即在中國民族藝術其他品種中，也常有這類情況：例如中國古典繪畫中常有畫著一個茶壺和一個茶杯，

畫面上題寫‘陸羽高風’。如果畫一個酒壺，一個酒杯，便可題‘陶潛逸興’。沒有人，很像句中省略主語；沒畫茶或酒流入杯中的過程，很像句中省略謂語；杯中不畫各色的茶和酒，很像句中省略了賓語；壺口並不一定向著杯，甚至壺柄向著杯也不必緊，很像句中詞匯偶然顛倒或成語先後調換。”（《漢語現象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3）

- 3 參李家樹：〈須從文言、方言及外來成分汲取營養——談談現代漢語的發展趨勢〉，《現代教育通訊》，17期（1991年3月），頁37-41。
- 4 參何文匯：〈粵語正音及粵音正讀標準我見〉，《粵音教學紀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5），頁151-158。

後記

後記

本書以“綜述”為名，綜合敘述了漢語的基礎知識。漢語內容豐富龐雜，我們從整體著眼，主要探討現代漢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要素的特性，以及相關的語文運用問題。語言和文化有緊密聯繫，漢語的特性根本就是漢文化現象，我們對此有比較深刻的交代，並據之把全書的脈絡貫串起來。由於漢字是方塊意音文字，有本身形體結構的特點，與漢語的關係非常密切，本書在綜述漢語的基礎知識以後，也加插了“文字”部份的討論。

本書行文盡量深入淺出，採用各家說法，一般不注出處；取例與說解則盡量簡單易明。為避免煩瑣，分析重在通曉，也不作無益的注釋。漢語的結構規律頗為複雜，因此，通俗還是有個限度的。

“現代漢語”是海內外每所大學的中文系差不多都開設的課程，而這方面的參考書可說是多不勝數。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漢語課程，近年來由遠止、耀基和我擔任，學生越來越多，我們認為有必要編寫一本教科書給同學們參考。這本教科書，除了方便我們教學，減輕上課時同學抄錄筆

記的勞累以外，其實，還為了配合香港的語文環境和學生的需要而編寫。本書以綜述漢語的特性為綱領，並涉及運用及文化兩個範疇，取向與其他的語文參考書應該有些不同。由於社會和教育環境的影響，香港學生無論說話、寫文章都不免受英語和粵語的干擾；面對這種情況，教學上不妨以簡御繁，引導學生全面去掌握漢語的特性，並且針對這些特性把中文說好、寫好。這對提高他們的語文水平來說，效果會是立竿見影的。我們覺得本書可供大學同學修習和語文老師及語文研究者參考。

本書共分六個章節，遠止長於文字、聲韻，“語音”、“文字”部份由他編寫；耀基長於語法，“語法”部份由他編寫；我近年的興趣集中在詞匯方面，“詞匯”部份就由我編寫，而“緒論”、“結語”部份也歸我負責。全書的格式、行文，我做些統一、修改。定稿以後，又請資深語文教師麥淑儀女士和陳熾洪先生校閱一遍，不少錯漏之處因此得以改正過來。本書封面由中文系同事楊永安博士及其夫人黃美慧女士共同設計，在此謹致謝忱。

過去的大半年，遠止、耀基和我就本書的選材取向、章節安排以及在編寫過程中出現的大小難題，常常聚在一起切磋研究；大家的意見難免有所分歧，卻無損我們之間的友誼。而且，在分歧解決以後，我們的感情比前更鞏固深厚。現在書寫完了，我們懷念那段課餘寫作的忙碌時光，也期待合作寫另一本書的日子快點到來。

李家樹 戊寅端午記於香港大學中文系